

卷三十三 儒臣传

二 行业儒臣

申屠嘉

申屠嘉，梁人也。孝文十六年，为御史大夫。张苍免，嘉为丞相。嘉为人廉直，门不受私谒。是时大中大夫邓通方爱幸，赏赐累钜万，文帝又时燕饮通家。嘉入朝，见通居上旁，有怠慢礼。嘉奏事毕，因言曰：“陛下爱幸群臣，则富贵之。大是。至于朝廷之礼，不可以不肃。”上曰：“君勿言，吾私之。”罢朝，嘉坐府中，为檄召通。通恐，入言上。上曰：“汝第往，吾今使人召若。”通诣丞相府，免冠徒跣顿首谢。嘉责曰：“夫朝廷者，高皇帝之朝廷也。通小臣，戏殿上，大不敬，当斩。吏今行斩之。”通顿首，首尽出血，不解。上度丞相已困通，妙绝千古。使使持节召通，而谢丞相，曰：“此吾弄臣，君释之。”妙绝千古。邓通既至，为上泣曰：“丞相几杀臣。”如画。嘉为丞相五岁，文帝崩，孝景



帝即位。二年，晁错为内史，贵幸用事，因呕血^①而死。景帝时用不着矣。

萧望之

萧望之，字长倩，东海兰陵人也。治《齐诗》，事同县后仓且十年。以令诣太常受业，复事同学博士白奇。又从夏侯胜问《论语》礼服，京师诸儒称述焉。是时大将军霍光秉政，长史丙吉荐儒生王仲翁与望之等数人，皆召见。先是，左将军上官桀与盖主谋杀光，光既诛桀等，后出入自备。吏民当见者，露索去刀兵，两吏挟持。望之独不肯听，自引出阁，曰不愿见。吏牵持匈匈，光闻之，告吏勿持。望之既至前，说光曰：“将军以功德辅幼主，将以流大化致于治平。是以天下之士，延颈企踵，争愿自效以辅高明。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，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，致白屋之意。”虽腐，然今亦罕矣。于是光独不除用望之，而仲翁等皆补大将军吏。三岁间，仲翁至光禄大夫给事中。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，署小苑东门候。仲翁出入从仓头庐儿，下车趋门传呼甚宠，顾谓望之曰：“不肯录录，反抱关为。”地节三年夏，京师雨雹。望之上疏，愿赐清闲之宴，口陈灾异。宣帝自在民间，闻望之名，曰：“此东海萧生耶？”拜为谒者。

时上初即位，思进贤良，多上书言便宜，辄下望之问状，望之所白处奏皆可。累迁谏大夫，丞相司直。岁中三迁，官至二千石。其后霍氏谋反，诛，望之寔益任用。是时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，补郡国守相，以望之为平原太守。望之雅意于本朝，远在郡守，内不自得。乃上疏，复得征入守少府。宣帝察望之经明持重，论议有余，材任宰相。欲详

^① 按，“呕血”原作“欧血”，今改。



试其政事，复以为左冯翊。望之从少府出为左迁，恐有不合意，即移病。上闻之，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谕意，圣天子。曰：“所用，皆更治民以考功。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，故复试之于三辅，非有所闻也。”望之即视事。

是岁西羌反，汉遣后将军征之。京兆尹张敞上书，言国兵在外，军以夏发。陇西以北，安定以西，吏民并给转输，田事颇废，素无余积。虽羌虏以破，来春民食必乏。穷僻之处，买无所得，县官谷度不足以振之。愿令诸有罪非盗受财杀人及犯法不得赦者，皆得以差入谷。比八郡赎罪，务益致谷，以豫备百姓之急。事下有司，望之与少府李彊议，以为民函阴阳之气，有仁义欲利之心，在教化之所助。腐儒自昔若此，好看不好食也。尧在上，不能去民欲利之心，而能令其欲利不胜其好义也。虽桀在上，不能去民好义之心，而能令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。故尧桀之分，在于义利而已，道民不可不慎也。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，如此则富者得生，贫者独死，是贫富异刑而法不壹也。所谓是似之言，虽君子不能无惑。人情贫穷，父兄囚执，闻出财得以生活，将不顾死亡之患，败乱之行，以赴财利求救。一人得生，十人以丧。如此伯夷之行坏，公绰之名灭。政教一倾，虽有周、召之佐，恐不能复。于是天子复下其议，以难问张敞。敞曰：“少府、左冯翊所言，常人之所守耳。妙。昔先帝征四夷，兵行三十余年，百姓犹不加赋，而军用给。今羌虏一隅小夷，跳梁于山谷间。汉但令辜人出财减罪以诛之，其名贤于烦扰良民横兴赋敛也。又诸盗及杀人犯不道者，百姓所疾苦，皆不得赎。首匿见知纵所不当得为之属，议者或颇言其法可蠲除。今因此令赎，其便明甚，何化之所乱！甫刑之罚，小过赦，薄罪赎，有金选之品，所从来久矣，何贼之所生！敞备皂衣二十余年，尝闻罪人赎矣，未闻盗贼起也。窃怜凉州被寇，



方秋饶时，民尚有饥乏病死于道路。况至来春，将必大困。不早虑所以拯救之策，而引常经以难，未可与权也。”此人真用得。望之、彊复对不便，乃止。

望之为左冯翊三年，京师称之，迁大鸿胪。三年代丙吉为御史大夫。是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设常平仓，上善之，望之非寿昌。丞相丙吉年老，上重焉。望之又奏言：“三公非其人，则三光为之不明。今首岁日月少光，咎在臣等。”两大误必望之乃可。上以望之意轻丞相，真。繇是不说，左迁望之为太子太傅。望之为太傅，以《论语》礼服授皇太子。弱子当授申、韩。及宣帝寝疾，选大臣可属者。眼目不如武皇十万。引外属侍中乐陵侯史高、太子太傅望之、少傅周堪，至禁中，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，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，堪为光禄大夫，皆受遗诏辅政，领尚书事。宣帝崩，太子袭尊号，是为孝元帝。望之、堪本以师傅见尊重，上即位，数宴见言治乱，陈王事。望之选白宗室明经达学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，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。四人同心谋议，劝道上以古制，多所欲匡正。初，宣帝任用法律，而中书宦官用事。中书令弘恭、石显久典枢机，明习文法。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，论议常独持故事，是。不从望之等，恭、显又时倾仄见讫。自生祸。望之以为中书政本，宜以贤明之选。谁是贤明？自武帝游宴后廷，故用宦者，非国旧制，又违古不近刑人之义。乱道胡说。白欲更置士人。繇是大与高、恭、显忤。怪不得矣。恭、显即奏望之、堪、更生朋党相称举，数譖诉大臣，说的是。毁离亲戚，欲以专擅权势，为臣不忠，诬上不道，请谒者召致廷尉。时上初即位，不省谒者召致廷尉为下狱也。真好笑。可其奏。后上召堪、更生，曰系狱。上大惊曰：“非但廷尉问邪？”以责恭、显，皆叩头谢。上曰：“令出视事。”恭、显因使高言：上新即



位，未以德化闻于天下，利口乱信。而先验师傅。既下九卿大夫狱，宜因决免。于是收望之前将军光禄勋印绶，如弄猿猴矣。及堪、更生皆免为庶人。

后数月，地震星变。上感悟，复制诏御史赐望之爵关内侯，食邑六百户，给事中，朝朔望。方欲以为相，而望之子散骑中郎伋，又上书讼望之前事，事下有司。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，无谮诉者。而教子上书，称引无辜之诗，失大臣体，不敬，请逮捕。弘恭、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，建白望之前为将军辅政，欲排退许史，专权擅朝。幸得不坐，复赐爵邑，与闻政事。不悔过服罪，深怀怨望，教子上书，归非于上。自以托师傅，怀终不坐，非颇诎望之于牢狱，塞其快快心，则圣朝亡以施恩厚。恶佞乱义。上曰：“萧太傅素刚，安肯就吏？”显等曰：“人命至重，显等后门。望之所坐语言薄罪，必亡所忧。”上乃可其奏。显等封付谒者，敕令召望之手付，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。使者至，召望之。望之欲自杀，其夫人止之，以为非天子意。望之以问门下生朱云，云者好节士，劝望之自裁。于是望之仰天叹曰：“吾尝备位将相，年逾六十矣。老入牢狱，苟求生活，不亦鄙乎！”因谓云曰：“游，趣和药来，无久留我死。”竟饮鸩自杀。天子闻之，惊拊手曰：“曩固疑其不就牢狱，果然杀吾贤傅。”昏庸情状如见。是时大官方上昼食，上乃却食，为之涕泣，哀恻左右。何用作丑！于是召显等责问，以议不详，皆免冠谢，良久然后已。显等先看下次一着矣。有诏加恩长子伋嗣为关内侯。天子追念望之不忘，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，何必！终元帝世。望之八子，至大官者，育、咸、由。育字次君，少以父任为太子庶子，后为茂陵令。会课育第六，而漆令郭舜殿，见责问。育为之请，扶风怒曰：“君课第六，裁自脱，何暇欲为左右言！”及罢出，传



召茂陵令诣后曹，当以职事对。育径出，曹书佐随牵育，育案佩刀曰：“萧育杜陵男子，何诣曹也！”遂趋出不之官。有父风。

孔霸 孔光

孔光，字子夏，孔子十四世之孙也。孔子生伯鱼鲤，鲤生子思伋，伋生子上帛，帛生子家求，求生子真箕，箕生子高穿。穿生顺，顺为魏相。顺生鲋，鲋为陈涉博士，死陈下。鲋弟子襄为孝惠博士，长沙太傅。襄生忠，忠生武及安国，武生延年，延年生霸，霸生光。安国、延年皆以治《尚书》为武帝博士，安国至临淮太守。霸亦治《尚书》，事太傅夏侯胜，宣帝时为大中大夫。以选授皇太子经，迁詹事高密相。是时诸侯王相在郡守上。元帝即位，征霸，以师赐爵关内侯，食邑八百户，号褒成君，给事中，加赐黄金二百斤，第一区，徙名数于长安。霸为人谦退，不好权势。上欲致霸相位，自御史大夫贡禹卒，及薛广德免，辄欲拜霸。霸让位，自陈至三。具眼。上深知其至诚，乃弗用。以是敬之，赏赐甚厚。及霸薨，上素服临吊者再。至赐东园秘器钱帛，策赠以列侯礼，谥曰烈君。

霸四子，光最少子也。经学尤明，年未二十，举为议郎。成帝初即位，举为博士。数使录冤狱，行风俗，振赡流民。奉使称旨，由是知名。是时博士选三科，高第为尚书令，次为刺史。其不通政事，以久次补诸侯太傅。光以高第为尚书，观故事品式。数岁，明习汉制及法令。上甚信任之，转为仆射尚书令。数年迁诸吏光禄大夫，秩中二千石，给事中，赐黄金百斤，领尚书事。凡典枢机十余年，守法度，修故事。上有所问，据经法以心所安而对，不希指苟合。如或不从，不敢强谏争，以是久而安。时有所言，辄削



草藁。以为章主之过，以奸忠直，人臣大罪也。有所荐举，唯恐其人之闻知。沐日归休，兄弟妻子燕语，终不及朝省政事。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，光嘿不应，是，是。更答以它语。其不泄如是。

光，帝师傅子，少以经行自著，进官蚤成，不结党友，养游说，有求于人。既性自守，亦其势然也。徙光禄勋，为御史大夫。绥和中，上即位二十五年，无继嗣。至亲有同产弟中山孝王，及同产弟子定陶王在。定陶王好学多材，于帝子行。而王祖母傅太后阴为王求汉嗣，私事赵皇后昭仪，及帝舅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，故皆劝上。上于是召丞相翟方进、御史大夫光，入禁中，议中山、定陶王谁宜为嗣者。方进、根以为定陶王帝弟之子，礼曰昆弟之子，犹子也。为其后者为之子，定陶王宜为嗣。光独以为礼立嗣以亲，中山王先帝之子，帝亲弟也，以《尚书》盘庚殷之及王为比，中山王宜为嗣。上以礼兄弟不相入庙，又皇后昭仪欲立定陶王，故遂立为太子。

光久典尚书，练法令，号称详平。时定陵侯淳于长坐大逆诛，长小妻乃始等六人，皆以长事未发觉时弃去，或更嫁。及长事发，丞相方进、大司空武议，以为令犯法者各以法时律令论之，明有所讫也。长犯大逆时，乃始等见为长妻，已有当坐之罪，与身犯法无异。后乃弃去，于法无以解，请论。光议以为大逆无道，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，欲惩后犯法者也。夫妇之道，有义则合，无义则离。长未自知当坐大逆之法，而弃去乃始等，或更嫁，义已绝。而欲以为长妻论杀之，名不正，不当坐。有诏光议是。后丞相方进薨，召光当拜。已刻侯印书赞，上暴崩，即其夜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。

哀帝初即位，躬行俭约，省减诸用，政事由己出，朝廷



翕然望至治焉。褒赏大臣，益封光千户。时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长乐宫，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国邸。有诏问丞相、大司空，定陶共王太后宜何居。光素闻傅太后为人刚暴，长于权谋。自帝在襁褓，而养长教道，至于成人，帝之立又有力。光心恐傅太后与政事，不欲令与帝旦夕相近，即议以为定陶太后宜改筑宫。大司空何武曰：“可居北宫。”上从武言。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，傅太后果从复道朝夕至帝所，求欲称尊号，贵宠其亲戚，使上不得直道而行。顷之，太后从弟子傅迁在左右，尤倾邪。上免迁官，遣归故郡。傅太后怒，上不得已，复留迁。光与大司空师丹奏言：“诏书侍中驸马都尉迁巧佞无义，漏泄不忠，国之贼也，免归故郡。复有诏止，天下疑惑，无所取信，亏损圣德诚不小。臣请归迁故郡，以销奸党，应天戒。”卒不得遣，复为侍中，胁于傅太后，皆此类也。又傅太后欲与成帝母俱称尊号，是。群下多顺指，言母以子贵，宜立尊号，以厚孝道。唯师丹与光持不可。甚不必。上重违大臣正议，又内迫傅太后，猗违者连岁。丹以罪免，而朱博代为大司空。光自先帝时议继嗣有持异之隙矣，又重忤傅太后指，由是傅氏在位者与朱博为表里，共毁谮光。后数月，遂策免。

光退闾里，杜门自守，而朱博代为丞相。数月，坐承傅太后指，妄奏事自杀。平当为丞相，数月薨。王嘉复为丞相，数谏争忤指。旬岁间阅三相，议者皆以为不及光。上由是思之，赐光束帛，拜为光禄大夫，秩中二千石，给事中，位次丞相。光为大夫月余，丞相嘉下狱死，御史大夫贾延免，光复为御史大夫。二月为丞相，复故国博山侯。明年，定三公官，光更为大司徒。会哀帝崩，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，征立中山王，是为平帝。帝年幼，太后称制，委政于莽。莽以光为旧相名儒，天下所信，太后敬之，备礼



事光。所欲搏击，辄为草以太后指风光，令上之，睚眦^①莫不诛伤。莽权日盛，光忧惧不知所出，上书乞骸骨。莽白太后，帝幼少，宜置师傅，徙光为帝太傅。明年，徙为太师，而莽为太傅。光常称疾，不敢与莽并。有诏朝朔望，领城门兵。莽又风群臣，奏莽功德，称宰衡，位在诸侯王上，百官统焉。光愈恐，固称疾辞位。光凡与为御史大夫、丞相各再，一为大司徒、太傅、太师，历三世居公辅位，前后十七年。自为尚书，止不教授。后为卿，时会门下大生讲问疑难，举大义云。其弟子多成就为博士大夫者，见师居大位，几得其助力。光终无所荐举，至或怨之。光年七十，元始五年薨。

王嘉

王嘉，字公仲，平陵人也。建平三年，代平当为丞相，封新甫侯。嘉为人刚直严毅有威重，上甚敬之。哀帝初立，欲匡成帝之政，多所变动。嘉上疏曰：“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。昔魏尚坐事系，文帝感冯唐之言，遣使持节赦其罪，拜为云中太守，匈奴忌之。景帝擢韩安国于徒中，拜为梁内史，骨肉以安。张敞为京兆尹，会免，亡命数十日，宣帝征敞，拜为冀州刺史，卒获其用。前世非私此三人，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。孝文时，吏居官者，或长子孙，以官为氏，仓氏、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。其二千石长吏，亦安官乐职，然后上下相望，莫有苟且之意。其后稍稍变易，公卿以下，传相促急，吏或居官数月而退。送故迎新，交错道路。中材苟容求全，下材怀危内顾，一切营私者多。二千石益轻贱，吏民慢易之。或持其微过，增加成罪，言于刺史司隶。或至

^① 按，“睚眦”原作“厓眦”，今改。



上书章下，众庶知其易危，小失意则有离叛之心。前山阳亡徒苏令等从横，吏士临难，莫肯伏节死义，以守相威权素夺也。孝成皇帝悔之，下诏书，二千石不为纵。遣使者赐金，尉厚其意。诚以为国家有急，取办于二千石。二千石尊重难危，乃能使下。唯陛下留神于择贤，记善忘过，容忍臣子，勿责以备。人情不能不有过差，宜可阔略，令尽力者有所劝。前苏令发，欲遣大夫使逐问状。时见大夫无可使者，召盩厔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。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，宜豫畜养可成就者。临事仓卒乃求，非所以明朝廷也。”嘉因荐儒者公孙光、满昌，及能吏萧咸、薛修等，皆故二千石有名称，天子纳而用之。

会息夫躬、孙宠等，因中常侍宋弘上书告东平王云祝诅，又与后舅伍宏谋弑上为逆。云等伏诛，躬、宠擢为吏二千石。是时侍中董贤爱幸于上，上欲侯之而未有缘，傅嘉劝上因东平事封贤。上于是定躬、宠告东平本章，掇去宋弘，更言因董贤以闻，欲以其功侯之，而心惮嘉，乃先使皇后父孔乡侯傅晏持诏书视丞相御史。于是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，言陛下仁恩于贤等不已，宜暴贤等本奏语言。上感而止。数月遂下诏封贤等，因以切责公卿。后因日食，举直言，嘉复奏事。于是上大不说，而愈爱贤不能自胜。会祖母傅太后薨，上因托傅太后遗诏，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，益封贤二千户。嘉封还诏书，因奏封事，谏上及太后曰：“高安侯贤，佞幸之臣。陛下倾爵位以贵之，单货财以富之，损至尊以宠之，主威已黜，府藏已竭。今陛下寝疾久不平，继嗣未立，宜思正万事，顺天人心，以求福祐。奈何轻身肆意，不念高祖之勤苦，垂立制度，欲传之于无穷哉！臣谨封上诏书，不敢露，唯陛下省察。”初，廷尉梁相与丞相长史、御史中丞，及五二千石，杂治东平王云狱。时



冬月未尽二旬，而相心疑云冤，狱有饰辞，奏欲传之长安，更下公卿覆治。尚书令鞠谭、仆射宗伯凤，以为可许。天子以相等皆见上体不平，外内顾望，操持两心。幸云逾冬无讨贼疾恶主雠之意，制诏免相等皆为庶人。后数月大赦，嘉奏封事，荐相等明习治狱。相计谋深沉，谭颇知雅文，凤经明行修。圣王有计功除过，臣窃为朝廷惜此三人。书奏，上不能平。后二十余日而嘉封还益董贤户事，上乃发怒，召嘉诣尚书责问。嘉免冠谢罪，有诏假谒者节，召丞相诣廷尉诏狱。使者既到府，掾吏涕泣，共和药进嘉。嘉不肯服，主簿曰：“将相不对理陈冤，相踵以为故事，君侯宜引决。”使者危坐府门上，主簿复前进药。嘉引药杯击地，谓官属曰：“丞相幸得备位三公，奉职负国，当伏刑都市，以示万众。丞相岂儿女子邪，何谓咀药而死！”嘉遂装出，见使者再拜受诏，乘吏小车，去盖不冠，随使者诣廷尉。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绶，缚嘉载致都船诏狱。上闻嘉生自诣吏，大怒，使将军以下与五二千石杂治。吏诘问嘉，嘉对曰：“案事者思得实。窃见相等前治东平王狱，不以云为不当死，欲关公卿，示重慎。置驿马传囚，势不得逾冬月。诚不见其外内顾望阿附，为云验，复幸得蒙大赦。相等皆良善吏，臣窃为国惜贤，不私此三人。”狱吏曰：“苟如此，则君何以为罪犹当，有以负国，不空入狱矣。”吏稍侵辱嘉，嘉喟然仰天叹曰：“幸得充备宰相，不能进贤退不肖，以是负国，死有余责。”吏问贤不肖主名，嘉曰：“贤故丞相孔光、故大司空何武，不能进；恶高安侯董贤父子，佞邪乱朝，而不能退。罪当死，死无所恨。”嘉系狱二十余日，不食，呕血^①死。帝舅大司马骠骑将军丁明素重嘉而怜之，上遂免明，以董贤代

^① 按，“呕血”原作“欧血”，今改。



嘉为相。三年诛，国除。死后，上览其对，思嘉言，复以孔光代为丞相，征用何武为御史大夫。元始四年，诏书追录忠臣，封嘉子崇为新甫侯，追谥嘉为忠侯。毕竟忠臣得便宜也。

第五伦

第五伦，字伯鱼，京兆人。其先齐诸田，诸田徙园陵者多，故以次第为氏。伦少介然有行义，王莽末，盗贼起，宗族闾里争往附之。伦乃依险固，筑营壁，有贼辄奋厉其众，引强持满拒之。铜马、赤眉之属，前后数十辈，皆不能下。后遂将家属客河东，变名姓，自称王伯齐。载盐往来太原上党，所过辄为粪除而去，陌上号为道士，亲友故人皆莫知何处。数年，京兆尹阎兴用为主簿。伦每见诏书，辄叹曰：“此圣主也，一见决矣。”建武二十七年，举孝廉，补淮阳国医工长。随王之国，光武召见，甚异之。二十九年，从王朝京师，伦因此得詘对。帝大悦，明日复召入，与语至夕。帝戏谓伦曰：“闻卿为吏筹妇公，不过从兄饭，宁有之邪？”伦对曰：“臣三娶妻皆无父，少遭饥乱，实不敢妄过人食。”帝大笑，拜会稽太守。

显宗永平五年，坐法征。老少攀车叩马，号呼相随，日裁行数里，不得前。伦乃伪止亭舍，阴乘船去，众知复追之。及诣廷尉，吏民上书守阙者千余人。会帝幸廷尉录囚徒，得免归田里。数岁拜为宕渠令，迁蜀郡太守。蜀地肥饶，人吏富实，掾史家皆鲜车怒马，以财货自达。伦悉简其丰赡者遣还之，更选孤贫志行之人以处曹任。于是争赇抑绝，文职修理，吏多至九卿二千石者。视事七岁，肃宗初立，擢自远郡，代牟融为司空。帝以明德太后故，尊崇舅氏马廖兄弟，并居职任。及马防为车骑将军，当出征西羌。伦



上疏曰：“臣愚以为贵戚可封侯以富之，不当职事以任之。何者？绳以法则伤恩，私以亲则违宪也。”已而诸马得罪归国，而窦氏贵。伦复上疏曰：“伏见虎贲中郎将窦宪典司禁兵，出入省闱。年盛志美，卑谦乐善，此诚其好士交结之方。然诸出入贵戚者，类多瑕衅禁锢之人。今三辅论议者，至云以贵戚废锢，当复以贵戚浣濯之，犹解醒当以酒也。臣愚愿陛下严敕宪等，闭门自守，无妄交通士大夫。防其未萌，永保福禄。”伦奉公尽节，言事无所依违。诸子或时谏止，辄叱遣之。吏人奏记及便宜者，亦并封上。时人以比前朝贡禹，然少蕴藉，不修威仪文采，妙。亦以此见轻云。或问伦曰：“公有私乎？”对曰：“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，真切。吾虽不受，每三公有所选举，心不能忘。吾兄子尝病，一夜十往，退而安寝。吾子有疾，虽不省视，而竟夕不安。岂谓无私乎？”卒年八十有余。

宋弘

宋弘，字仲子，长安人也。赤眉入长安，遣使逼弘。弘行至渭桥，自投于水。家人救得出，因佯死获免。光武即位，征拜大中大夫。建武二年为大司空，封宣平侯。帝尝问弘通博之士，弘荐沛国桓谭。于是召谭拜议郎，给事中。每宴，令谭鼓琴，好其繁声。弘闻之不悦，伺谭内出，正朝服，坐府上，遣吏召而让之。谭顿首辞谢。后大会群臣，帝使谭鼓琴。谭见弘，失其常度。帝怪而问，弘乃离席免冠自言，帝改容谢焉。时帝姊湖阳公主新寡，帝与共论朝臣，微观其意。圣主。主曰：“宋弘威容德器，群臣莫及。”具眼。帝曰：“方且图之。”后弘被引见，帝令主坐屏风后，因谓弘曰：“谚言贵易交，富易妻。人情乎？”弘曰：“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”帝顾谓主曰：“事不谐矣。”



圣主。

袁安

袁安，字邵公，汝阳人也。为人严重有威，初为县功曹，奉檄诣从事。从事欲因安致书于令，安曰：“公事自有邮驿，私请则非功曹所持。”辞不肯受。楚王英谋为逆，事下郡覆考。三府举安能理剧，拜楚郡太守。是时英辞所连及，系者数千人。明帝怒甚，吏案之急迫，痛自诬死者甚众。安到郡不入府，先往案狱，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。府丞掾史皆叩头争，以为阿附反虏，法与同罪，不可。安曰：“如有不合，太守自当坐之，不以相及也。”毋论理法当然，即此一念，当世世三公矣。遂分别具奏，帝感悟，即报许，得出者四百余家。岁余，征为河南尹。政号严明，然未尝以赃罪鞫人。尝称曰：“凡学仕者，高则望宰相，下则希牧守。锢人于圣世，尹所不忍为也。”在职十年，京师肃然，名重朝廷。

章和元年，代桓虞为司徒。和帝即位，窦太后临朝，后兄车骑将军宪北击匈奴。安与太尉宋由、司空任隗等上书谏，书连上辄寝。宋由惧，遂不敢复置议。唯安与隗守正不移，至免冠朝堂，固争者十上。太后终不听，窦宪既出，而弟卫尉笃、执金吾景各专威权，公于京师使客遮道夺人财物。景又擅使乘驿驰檄缘边诸郡，发突骑及善骑射有才力者。渔阳、雁门、上谷三郡，各遣使将送诣郡第。安劾景擅发边兵，惊惑吏人。二千石不待符信，辄承景檄，当伏显诛。并寝不报。宪、景等日益横，尽树其亲党宾客于名都大郡，赋敛吏人，更相赂遗。安与任隗举奏诸二千石，又他所连及贬免官者，四十余人。窦氏大恨，但安、隗素行高，计未有以害之。



时窦宪复出屯武威。明年，北单于为耿夔所破，遁走乌孙。塞北地空，余部不知所属。宪自矜己功，欲结恩北虏，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，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。事下公卿议，安与任隗奏不宜更立阿佟，以增国费。事奏，未以时定。安惧宪计遂行，乃独上封事曰：“伏惟光武皇帝所以立南单于者，欲以安南而定北也。故匈奴遂分，边境无患。至章和之初，降者十万余人，议者欲置之濒塞^①。太尉宋由、光禄勋耿秉皆以为失南单于心，不可。先帝从之。且乌桓、鲜卑新杀北单于，凡人之情，咸畏仇讎。今立其弟，则二虏怀怨。汉故事供给南单于，费直岁一亿九千余万，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。今北廷弥远，其费过倍。是乃空尽天下，而非建策之要也。”诏下其议，安与宪更相难折。宪负势，言辞骄讦，至诋毁安，称光武诛韩歆、戴涉故事。宪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于除鞬为单于，后遂反叛，卒如安策。

安以天子幼弱，外戚擅权，每朝会进见，及与公卿言，未尝不噫鸣流涕，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赖之。四年春薨，薨后数月，而窦氏败。帝始亲万机，追思前议，乃除安子赏为郎。毕竟忠直便宜多矣。初安父没，母使安访求葬地。道逢三书生，问安何之。安为言其故，生乃指一处云：葬此地当世为上公。天之报忠也。须臾不见。安异之，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，故累世盛隆。

黄琼 恩荫

黄琼，安陆人，香之子也。琼初以父任，为太子舍人，辞病不就。永建中，公卿多荐琼，于是公车征琼。至纶氏，

^① 按，“濒塞”原作“滨塞”，今改。



琼复称疾。有司劾不敬，琼乃不得已应诏而至。李固素慕琼，以书逆遗之曰：“《传》曰：‘不夷不惠，可否之间。’圣贤居身之所珍也。此至言也，固亦但能言之耳。诚遂欲枕山栖谷，拟迹巢由，斯则可矣。若当辅政济民，今其时也。自生民以来，善政少而乱俗多，必待尧舜之君，是。此为志士终无时也。语曰：‘峣峣者易缺，皦皦者易汙。阳春之曲，和者必寡；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’近鲁阳樊君被征，初至，朝廷设坛席，犹待神明。虽无大异，而言行所守，亦无所缺。而毁谤布流，应时折减者，岂非观听望深，声名太盛乎！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名，愿先生弘此远谏，令众人叹服，一雪此言。”琼至，即拜议郎，稍迁尚书仆射。初，琼父在台阁，习见故事。及后居职达练，官曹争议朝堂，莫能抗夺，迁尚书令。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，专用诸儒学文吏，于取士之义，犹有所遗。因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。

元嘉元年，迁司空。桓帝欲褒崇大将军梁冀，使中朝二千石以上会议其礼。特进胡广等咸称冀之勋德，其制度赏赐，宜比周公，锡之山川土田附庸。琼独建议以为不可，朝廷从之。冀以为恨，会地动，乃策免琼。延熹二年，梁冀诛，太尉胡广等皆坐阿附免废，亦免。复拜琼为太尉。琼首居公位，举奏州郡素行贪污，至死徙者十余人，海内由是翕然望之。寻以五侯擅权，倾动内外，自度力不能匡，甚是。乃称疾不起。四年以寇贼免。七年疾笃，上疏谏曰：“臣闻天者务刚其气，君者务强其政。是以王者处高自持，不可不安；履危任力，不可不据。夫自持不安则颠，任力不据则危。故圣人升高不止，则以德义为首；涉危蹈倾，则以贤者为力。唐尧以德化为冠冕，以稷契为筋力，高而益崇，动而愈据。此先圣所以长守万国，保其社稷者也。”其年卒，年



七十九。

杨震 附 蔡谟 高□

杨震，字伯起，华阴人也。八世祖喜，高祖时有功，封赤泉侯。高祖敞，昭帝时为丞相，封安平侯。父宝，习欧阳《尚书》。哀平之世，隐居教授。居摄二年，与两龚、蒋诩俱征。宝遁逃不知去处，光武高其节。建武中，公车特征不到，卒于家。震少好学，受欧阳《尚书》于太常桓郁。诸儒称之，曰关西孔子杨伯起。常客居于湖，不答州郡礼命。众人谓之晚暮，而震志愈笃。后有鹤雀衔三鳧鱼飞集讲堂前，都讲取鱼进曰：“蛇鳧者，卿大夫服象也。数三者，法三台也。先生自此升矣。”年五十，大将军邓鹭闻而辟之，举茂才，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。当之郡，道经昌邑，故所举茂才王密为昌邑令，怀金十斤以遗震。震曰：“故人知君，君不知故人。何也？”密曰：“暮夜无知者。”震曰：“天知地知，子知我知，何谓无知？”密愧而出。后转涿州太守，子孙常蔬食步行。故旧长者或令其开产业，震曰：“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，以此遗之，不亦厚乎？”

永陵元年，代刘恺为司徒。明年，邓太后崩。安帝乳母王圣因保养之勤，缘恩放恣。圣有女伯荣，出入宫掖，传通奸赂。震上疏极言。伯荣又与故朝阳侯刘护从兄瑰交通，瑰因以为妻，得袭护爵，位至侍中。震深疾之，复诣阙奏，不省。延光二年，代刘凯为太尉。帝舅大鸿胪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，震不从。宝乃自往候震，曰：“李常侍国家所重，欲令公辟其兄，宝唯传上意耳。”震曰：“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，故宜有尚书敕。”宝大恨去。皇后兄执金吾阎显亦荐所亲厚于震，震不从。司空刘授闻之，即辟此二人。妙人。由是震益见怨。时诏使者大为阿母修第，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

